



詩語背後

青島：海陸相逢處(中)

仁者愛山，智者樂水，有小山水與大山水之分。小山水清幽含蓄，大山水闊遠豪邁。雄渾的崂山山脈在旭日碧波映襯下，未必盡顯山水之幽，卻把山水之大演繹到極致。

在中國18,000公里海岸線上，崂山作為東方第一高峰，燈塔般矗立在大海之濱。伴隨華夏文明的成長，千古崂山特立獨行，充分體現了中國文化大開大合的山水意境，展現出道法自然的審美追求和浪漫情懷。

崂山海拔最高點在巨峰之上，而感受登高意境、品味海天神韻的最佳觀賞處，卻在近旁的靈旗峰。靈旗峰亦名仙台峰，為崂山第二高峰，山勢飄逸秀美，狀如一面旗簫迎風招展。峰上有小橋稱「先天橋」，橋頭有小亭稱「摘星亭」。只見峰巔絕壁處，仙亭翼然，玲瓏輕盈，亭上刻有一聯：

亭中對弈斜摘星斗棋棋子
腳下生雲平禮神仙煮綠茶

步入摘星亭，舉目四望，遠海島嶼棋布，近山峰巒羅列，白雲環繞處，山鷹翱翔時，海陸一體的恢宏氣象被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。此時此刻，瞻禮岩岩群峰，極目悠悠滄海，吐納山光海色，沐浴長風流雲，一種超乎想像的登高體驗從心底油然而生。以山海並尊之意象，天人共立之精神，澄明寰宇，追古達遠。

這登高達遠的情懷，古往今來，綿延不絕，而且總希望以某種實體形式呈現。於是，有了琅琊台。

與崂山隔膠州灣相望，是一片低山丘陵地帶，岩石性質及其風化作用與崂山相似。這片地區雖然斷裂構造沒有崂山發育，峰岩溝谷不如崂山深陡，但地貌形態同樣多姿多彩。只見巒嶂逶迤，群峰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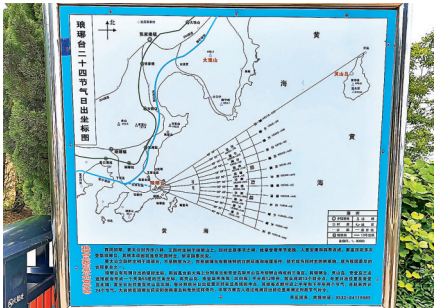
秀，琅琊山置身其間，琅琊台修築其上。高台挺拔以拜神，起帆入海以逐夢，成為融匯海洋崇拜與海洋探索的載體。

農耕文明守土重遷，卻對浩淼海洋充滿了浪漫想像，走向海洋成為廟堂與江湖的共同誘惑。千古琅琊台的山海經，恰似曹孟德東臨碣石，李太白夢遊天姥，履秋風洪波，登青雲天梯，涉日月星漢，豪情穿透三千年，直擊世代人心。

據《史記·封禪書》記載，姜太公建立齊國後，納各路神祇冊封齊地八神：一曰天主，祀臨淄；二曰地主，祀泰山；三曰兵主，祀東平；四曰陰主，祀三山；五曰陽主，祀芝罘；六曰月主，祀萊山；七曰日主，祀成山；八曰四時主，祀琅琊。

琅琊因設台祭祀四時主，由台而市，漸成齊國重要城邑，桓公、景公每遊於此，數月不歸。另載，越王勾踐滅吳，北上稱霸，從會稽遷都於琅琊。秦始皇一統六合後，移民三萬戶，重修琅琊台，築御道，擴城池，設置琅琊郡。三巡其地，刻石立碑，彰顯不世之功，抒發海洋情懷。兩度遣徐福等方士，攜童男童女入海，求仙尋寶。秦二世即位後再赴琅琊台，刻詔書於始皇所立石碑之旁。後亦有漢武帝、漢明帝等帝王多次蒞臨。李白、蘇軾、顏悅道、高鳳翰等歷代文人墨客趨之若鶩。

四時祖以季節之神主宰光陰流轉，春秋輪換，保佑作物收成，人畜安康。姜太公祭祀四時主於琅琊台，並非隨意為之，而是基於獨特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。琅琊台以東海面有靈山、齋堂二島，以琅琊台為原點，連接兩島形成一個夾角，將夾角平分12等分，便成為觀測日出的極好坐標：冬至日出位置在齋堂島北端，夏至日出位置在靈山島北端，春分和秋分日出位置正好在這兩條線的中间，其他每條線各對應上半年和下半年兩個節氣，由此覆蓋一年24節氣。



●琅琊台觀測日出示意圖。 作者供圖

在琅琊台西側，有一座山頭名叫「爭高山」。相傳秦始皇築琅琊台，台體越築越高，與之相鄰的西側山頭也隨之增高。始皇見狀大怒，在山頭上狠踩三腳，喝道「我讓你再爭高」，山頭才停止增長。始皇踩腳的地方形成一條山溝，人稱「踩腳溝」，踩腳的山頭則被稱為「爭高山」。此形此勢，不由人不想到崂山的「比高崗」。

登上琅琊台，極目遠眺，小島青翠蒼蒼，大海白浪茫茫。徐福謁見始皇雕塑群、千古一帝塑像、蘇軾所題台名石碑，雖為當代建築，依然處處透出古韻。日出海天，或見海市蜃樓，向為琅琊勝景，古今累記不絕。琅琊台周邊古建築現已蕩然無存，但築台遺蹟宛然，秦磚漢瓦殘片隨處可見。這裏出土的秦代「千秋萬歲」瓦當，被定為國家一級文物。

琅琊台夯土層側面嵌有石碑，記載嬴政於始皇三年（公元前219年）東巡至琅琊，大樂之，留三月，移民築台之事。歷經兩千多年，古台北坡、東坡和南坡方築紋理還清晰可辨，從中仍可感受到昔日「孤立特顯，出於眾山上」的非凡氣勢。台基三層，從台下到台頂，每6厘米左右夯實一次，迄今仍留下底部周長7,500米，頂部周長130米的大台，人工夯築部分比原山頂高出9米多。可以想見，當年數萬人搬土築台的場面何等浩大，而千百年來滄海桑田，古台依然。

海陸相逢處 千秋一拜台
帝王方士夢 騷客仕人懷
逐浪天涯去 傷時眼底來
舉杯終不忍 潸向老蒼苔

字裏行間

黃仲鳴

白沙先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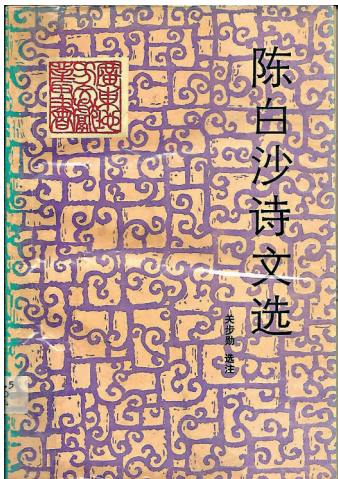
童時在台山鄉間，我們一班年紀差不多的小小子，常跟一位大哥哥玩。那位大哥哥學問不錯，三國水滸西遊常掛在他口中，我們都聽到眉飛色舞。大哥哥還指派我們扮演小說中的角色玩遊戲。此俱往矣。來到香港後，便和他失去聯絡。於今人安在哉？

記得，他說了一個人物，其他孩提相信大都記不起了，獨有我牢牢鑄在心中。他說：「吾邑有個偉大的詩人：陳白沙。」他之所以說起這個人，只因有一次，我們用竹枝擦撥樹上的鳥巢，跌了兩個雛鳥下來，在地上哀嚎。大哥哥吟了這幾句：

「小僕極殘忍，不眠何東榮。扳巢襲其母，母去巢亦傾。一雛墮地死，二雛尚唧嚶。平明視竹根，群蟻正經營。子弱母護之，無母何以生？」

當年不懂其字和意。大哥哥解說一番，並說陳白沙詩，在有明一代，十分有名；他不僅是文人，還是思想家。我只知，吾鄉附近有村曰白沙，陳白沙之名即由此而來。

長，在書坊間看到一部《陳白沙詩文選》（廣東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），喜極。購之，那才對白沙先生有較深的認識，也找出



●新會人陳白沙是詩人，也是思想家。 作者供圖

粵語講呢啲

●梁振輝 香港資深出版人

頌港乒團：土炮；國援政策「有辣有唔辣，針冇兩頭利」；打破「本地薑唔辣」

雙蓮(孖蓮) 三蒸、玉冰燒

中國近代化進口的天炮

土炮：本土製的大炮/白酒

炳門，出到香港唔好再飲「土炮」嘅！

學下人飲啤酒叫嘅，咁人咁咪唔知我係「土炮」囉！

文：意：梁振輝

土炮：土包/土包子 (土佬/大鄉里)

蘇慧音

杜凱琨 李皓晴

黃鎮廷

土炮：本土運動員

你哋成日覺得「本地薑唔辣」，咁可以試下我哋呢隻「外地薑」，不過唔包你辣吓！

本地薑唔辣

印度咖喱，「有辣有唔辣」！

喻呀，梗有多少辣呢，食得辣咪咪話唔辣囉！

邊個話「針冇兩頭利」，呢度支支都係！

有辣有唔辣，針冇兩頭利

《粵語講呢啲》

順港乒團：土炮，國援政策「有辣有唔辣，針冇兩頭利」；打破「本地薑唔辣」

在不少人的心目中，本地事物一般沒外面的好，廣東人會用以下話語來形容這種心態：

本地薑唔辣

「本地薑」喻本地事物——「辣」用以形容其水平的高低；「唔辣」則指其水平不及外地的，有不被重視以及外面的就是格外「馨香」（矜貴）的意味；與以下的中、西諺同出一轍：

遠來的和尚會唸經
The moon is fuller in foreign lands.
(外國的月亮較圓/外國的月亮特別圓)

中國近代受封建思想或在未完全開放的影響下，國家的發展在某程度上有所局限，如體育、科技等對比其他先進國家如日本、歐美國家，自是有一定差距；加上在媚外心態驅使下，普遍認定「本地薑唔辣」；然而，時移勢易，自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內地全面改革開放，各方面的水平有顯著的提升，部分更超越同

儕；「本地薑唔辣」這話兒於不少領域上應已成為歷史。

「土炮」應非指本「土」製造的大「炮」，而是指本土炮製的米酒（廣東釀製），如：雙蓮（孖蓮）、三蒸、玉冰燒。由於價錢相宜，「土炮」便成了低下層最常飲用的酒類。應是受「本地薑唔辣」的觀念所影響，一般人總會對具「鄉土味/土味」的「土炮」帶點輕視。「包」與「炮」音近，有人便以「土炮」來作為「土包/土包子」（土佬/大鄉里）的代稱了。後「土炮」用以表示本土製作的物或培育的人，且當中不含貶義。

薑具辣性，可有些相對不太辣（多會說成不辣），所以就出現了以下的話語：

有辣有唔辣

辣可比喻正或反/利或弊，那就是指凡事有正有反或有有利有弊；與以下中、西諺遙相呼應：

針冇兩頭利；A coin has two sides.

針只有一頭鋒利；利可指益處。一個硬幣有兩面，正與反。兩者均指不可能做到兩頭討好。自上世紀九十年代，香港乒團在國際頂級賽事，如：世界乒乓球錦標賽、亞運、奧運中取得不俗的成績，著名的運動員計有：最早期的齊寶華、陳丹蕾、陳淑媛、鄭濤；到後期的李靜、高禮澤；再到較近期的帖雅娜、唐鵬。最顯赫的要算「乒乓孖寶」李靜、高禮澤於「2004雅典奧運」男雙中取得銀牌（香港歷來第二面奧運獎牌）了。

查以上各人均為內地來港的運動員，他們絕非泛泛之輩，只是內地乒壇人才輩出，於是選擇來港發展，當年的港英政府自是無任歡迎。這批運動員多被稱為「海外乒團」或更準確的「國援」——從中國內地引入的外援。「國援輸入」無疑可將水平即時提升，但與此同時亦窒礙了「土炮」的發展空間——「國援」愈是取得好成績，「土炮」就愈少出場機會。試問連出場機會都很少或沒有，「土炮」又何以提升水平呢？把當時形勢說成「有辣有唔辣/針冇兩頭利」着實貼切不過。話雖如此，「土炮」卻變相有了不少向世界頂級球員「偷師」的機會，這對提升水平有莫大裨益；加上不少「國援」在退役後留港參與培訓「土炮」的計劃，直接將寶貴經驗傳承予「土炮」；待「土炮」打出一定水平時，體院便沿用「以舊帶新」方式有秩序地把「土炮」推上賽場。黃鎮廷、杜凱琨、李皓晴、蘇慧音等「土炮」正是「國援政策」下的產品。

一直在「國援」主導下的乒壇終於迎來新氣象——上述幾名「土炮」於「2020東京奧運」中取得「混雙八強」、「女單八強」和「女團銅牌」，一舉打破多年來「本地薑唔辣」的看法，過程雖痛苦且漫長但總算露出曙光。如此看來，初時為人詬病的政策只是「先唔辣後辣」而已。

豆棚閒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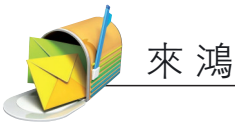
青 絲

尊重的

青 絲

有一個視頻，「網紅法學家」羅翔教他的學生交友或擇偶，怎樣看清真實的人品——外表長相、社會地位、經濟收入、學歷水平，都是浮雲，關鍵是看對方對弱勢群體的態度。

因為戀愛期間，大多數人都會調整舉止，展現出自己最好的一面適對方。但是，換成面對地位不如自己的人，一些人可能就會變成另外一張臉。如果有人對身居高位者卑屈取媚，對餐廳服務員、農民、街頭小販這些社會地位卑微者又威風十足、不可一世，說明此人不會發自內心地尊重他人，所有人對其而言，都可能只是一個利用工具。當「工具」不再有利用價值，或吸引力越來越低，其本性就會徹底暴露出來。到時候，「工具」可能已經吃過大虧了。這一視頻在社媒上傳播，顯然與前些天一個新聞有關：一對農民工夫妻帶孩子到某品牌店買衣服，聲稱被店員歧視。雖然我不了解事情經過，但也深知



來 鴻

低微的骨頭裏也有江河

魏以進

即使在艱難得發硬的日子裏，像小草一樣的無名者也有自己的刺藜。烈華是我的一個同鄉，寒門學子，讀武大四年，不知道武漢三鎮怎麼走，但他以總成績第二的名次考取了北大的法學研究生，後入職建行總行。儘管天意弄人，他英年早逝；儘管我和他交往不多，只見過一面，通過一次電話；然而他生前留給我的有限的記憶卻是深刻的，甚至無法忘卻。因為他是一個泥土中躍起跑向高地的人，在昏暗的煤油燈下也能把書讀穿的人。

是的，再低微的骨頭裏也有江河，奔流不息的人生江河。大哥哥魏以明生前是個下崗工人，由於體弱多病，在磷礦裏做過飯，在農藥廠跑過銷售，廠子垮掉後，開始栽培食用菌。在當時食用菌還是奢侈品，剛從溫飽線上掙脫過來的人們對這種高蛋白的食物知之甚少，主要是囊中羞澀，想把一分錢掰成兩半用。要是大哥活到現在，他的事業毋庸置疑會走向輝煌。現在許多人有腫脹的身形，卻沒有健康的體魄，食療便成了餐桌上的一種時尚和祕訣。生不逢時的理想，累垮了大哥的身體。他超負荷前行，甚至孤注一擲，最終倒在了創業的路上，孤苦無依，壯士折戟。他的江河俱是泥沙，倒映的天空是渾濁的。我敬佩他的信念堅定，即使米缸裏已沒了米，也要研究食用菌的栽培技術與生長

「看人下菜碟」的現象，生活中確實很常見，光是發生在我身邊，就有不少故事。前些年，幾個失聯多年的小學同學與我聯繫，大家相聚吃了幾次飯。其中一個同學經商略有小成，志得意滿，對餐廳服務員總是一副趾高氣揚的姿態，即使剛還對着我們笑，轉臉對服務員就沒了好臉色，彷彿瞬間變了一個人。

我由此想起他的一件舊事：過去有一個腿癱的同學，去喊他一起上學，他家住6樓，故意捉弄該同學，讓他上樓來。等到癱腿同學好不容易爬上6樓，他早已在家門口等着，把門一關，說我們走！

這在缺乏人道主義教育的過去，是被作為經典笑話在同學中流傳的。沒想到時隔幾十年後，他仍然沒有補上尊重這一課，很讓我失望。於是回到家，我就把他的聯繫方式刪掉了。因為我知道，一個人失去了做人的靈魂，是無法補救的，不論事業多成功也救不了。

還有一次，我在家快餐店看到兩個過路的農民工口渴，見快餐店的冰櫃有可樂賣，就走進來問價，又嫌貴走了。服務員當面嘲諷，我們這裏賣的東西就是比外面貴，買不起就不要進來……目睹這一幕，讓我內心很不是滋味，因為她本身就是一個弱勢者，卻又羞辱更弱勢的人，缺乏必要的善良與尊重。

人是一種彼此依存的社會性物種，懂得互相尊重，是和平共處的重要法則。因為社會的繁盛缺少不了人與人的互動，沒有一顆尊重他人的心，是經不起磨蝕和消耗的。其中也會有一些人為了掩蓋自己的黑暗性格，是戴着「人格面具」以一種完美形象示人，但只要看其對底層弱勢者是否心懷尊重，即可甄別。就如阿爾弗雷德阿德勒在《自卑與超越》裏說：「對別人不感興趣的人，一生中遇到的困難最多，對別人的傷害也最大。所有人類的失敗，都出於這種人。」

的夜色裏追尋兒時的夢想。

雖是故鄉，但親人不在身邊，他不大敢看自己的生活，堅硬枯槁，有毀掉的箇筒，木耳碰一碰就會流血，血水中有內心的荒野與大漠孤煙。農人們喝酒、打牌、偷雞摸狗，他把自己關在屋子裏做實驗，觀察菌種的生長，記下第一手資料，供自己也讓人借鑒。要是給他一個支點，他能翹起食用菌的蒼穹。他善良得有些誇張，一些窺伺已久的人買了他的菌種，卻遲遲不給錢，最後都如石沉大海。一天晚上，噩耗傳來，他走了，匆匆地，沒有留下一句話，讓年邁的父母悲痛欲絕，上演了親人版的白髮人送黑髮人。他走後親人，父親也隨他去了。生與死只是那麼一線之隔，九泉之下的大哥肯定還在研究食用菌栽培，估計已達到了領先地位。

一同磨損的還有記憶的車轍。大哥，我們，這些低微的骨頭，在城鎮，在鄉村，在礦山，在樓宇，一根根杵着，像泥土一樣沉默，沒有一絲聲響。畢竟這個世界有70多億人，可能夠發出聲音被人聽到的少之又少。不單單是我們，即使是大哥，也會被喧囂與浮躁所淹沒。十幾年過去了，大哥的樸實真摯，用生命和血汗凝成的信念依舊在敲打着我的靈魂，不被俗世所吞噬。他提醒我們，再低微的骨頭裏也有江河，奔騰不息的信念江河。